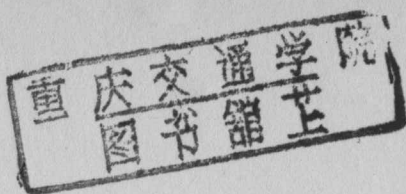


聊齋誌異

卷

伍



聊齋誌異卷五目錄

汾州狐

巧娘

吳令

口技

狐聯

澠水狐

紅玉

林四娘

魯公女

道士

胡氏

丐僧

伏狐

蘓仙

李伯言

黃九郎

金陵女子

湯公

閻羅

庫將軍

雷公

戲縊

死僧

赤字

梓潼令

鬼津

祿數

鬼令

禽俠

負尸

聊齋誌異卷之五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汾州狐

汾州判朱公者，居廨多狐。公夜坐，有女子往來燈下，初謂是家人婦，未遑顧瞻。及舉目，竟不相識，而容光艷絕。心知其狐，而愛好之。遽呼之來，女停履笑曰：「厲聲加人，誰是汝婢媼耶？」朱笑而起，曳坐謝過，遂與款密。久如夫婦之好。忽謂曰：「君秩將遷，別有日矣。」問何

時曰目前但賀者在門而弔者在閤不能官也三日遷報果至次日即得太夫人訃音公解任欲與偕旋狐不可送之河上強之登舟女曰君自不知狐不能過河也朱不忍別戀々河畔女忽出言將一謁故舊移時歸即有客來答拜女別室與語客去乃來曰請便登舟妾送君渡朱曰向言不能渡今何以云曰曩所謂非他河神也妾以君故特請之彼限我十日往復故可暫依耳遂同濟至十日果別而去

巧娘

廣東有縉紳傅氏、年六十餘、生一子名廉、甚慧而天
閹、十七歲陰、綽如蠶、遐邇聞知、無以女女者、自分宗
緒已絕、晝夜憂怛而無如何、廉從師讀、師偶他出、適
門外有猴戲者、廉視之、廢學焉、度師將至而懼、遂亡
去、離家數里、見一白衣女郎偕小婢出其前、女一回
首、妖麗無比、連步蹇緩、廉趨過之、女回顧婢曰、試問
郎君得毋欲如瓊否、婢果呼問、廉詰其所為、女曰、倘

之瓊也、有尺書一函、煩便道寄里門、老母在家亦可
為東道主、廉出本無定向、念浮海亦得、因諾之、女出
書付婢、轉付生、問其姓名里居、云華姓、居秦女村、
去北郭三四里、生附舟便去、至瓊州北郭、日已曛暮、
問秦女村、迄無知者、望北行四五里、星月已燦、芳草
迷目、曠無逆旅、窘甚、見道側一墓、思欲傍坎棲止、大
懼虎狼、因攀樹猱升、蹲踞其上、聽松聲、謾、宵虫哀
奏、中心忐忑、悔至如燒、忽聞人聲在下、俯看之、庭院

宛然一麗人坐石上。雙鬟挑画燭分侍左右。麗人左
顧曰。今夜月白星疎。華姑所贈團茶可烹一瓊。賞此
良夜。生意其鬼魅毛髮直豎。不敢少息。忽婢子仰視
曰。樹上有人。女驚起曰。何處大胆兒。暗來窺人生大
懼。無所逃隱。遂盤旋下伏地乞宥。女近臨一睇。反恚
為喜。曳與並坐。睨之年可十七八。姿態艷絕。聽其言
亦非土音。問卽何之。答云。為人作寄書郵。女曰。野多
暴客。露宿可虞。不嫌蓬華。願就稅駕。邀生入室。惟一

榻命婢展而被其上。生自慚形穢，願在下床。女笑云：「佳客相逢，女元龍何敢高臥？」生不得已，遂與共榻。而惶恐不敢自舒。未幾，女暗中以纖手探入，輕捻脰股。生爲寐若不覺知。又未幾，啓衾入，搖生迄不動。女便下探隱處，乃停手悵然。俏々出衾去。俄聞哭聲，生惶愧無以自容。恨天公之缺陷而已。女呼婢篝燈，婢見啼痕，驚問所苦。女搖首曰：「我自嘆吾命耳。」婢立榻前，眈望顏色。女曰：「可喚即醒。」遣放去。生聞之，倍益慚忤。

且懼宵半茫々、無所復之、籌念間一婦人排闥入、婢
白華姑來、微窺之、年約五十餘、猶風格、見女未睡、便
致詰問、女未答、又視榻上有卧者、遂問共榻何人、婢
代答、夜一少年、即寄此宿、婦笑曰、不知巧娘諧花燭、
見女啼、泪未乾、驚曰、合卺之夕、悲啼不倫、將毋即君
粗暴耶、女不言、益悲、婦將將衣視生、一振衣、書落榻
上、婦取視、駭曰、我女筆意也、拆讀、嘆咤、女問之、婦云、
是三兒家報、言吳郎已死、斃無所依、且為奈何、女曰、

彼固云為人寄書。幸未遣之去。婦呼生起。究詢書所
自來。生備述之。婦曰。遠煩寄書。當何以報。又熟視生。
笑問何迂巧娘。生言不自知罪。又詰女。嘆曰。自憐
生適閹寺。沒奔掾人。是以悲耳。婦顧生曰。慧黠兒。固
雄而雌者耶。是我之客。不可久溷他人。遂導生入東
廂。探手於袴而驗之。笑曰。無怪巧娘零涕。然幸有根
蒂。猶可為力。挑燈徧翻箱簾。得黑丸授生。令即吞下。
秘囑勿叱。乃出生。獨卧籌思。不知藥醫何症。比五更

初醒覺臍下熱氣一縷直冲隱處蠕蠕然似有物垂
股際自探之身已偉男心驚喜如乍膺九錫擣色絕
分婦即入以炊餅納生室叮嘱耐坐反闔其戶出語
巧娘曰卽有寄書勞將留召三娘來與訂姊妹交且
復閉置免人厭惱乃出門去生迴旋無聊時近門隙
如鳥窺籠望見巧娘輒欲招呼自呈慚訥而止延及
夜分婦始携女歸發扉曰悶煞卽君矣三娘可來拜
謝途中人逡巡入向生歛衽婦命相呼以兄妹巧娘

笑曰、姊妹亦可、並坐堂中、團坐置飲、次巧娘戲問、寺人亦動心佳麗否、生曰、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視、相與粲然、巧娘以三娘勞頓、迫令安置、婦顧三娘俾與生俱、三娘羞暈不行、婦曰、此丈夫而巾幗者、何畏之、敦促偕去、私囑生云、陰為吾媾、陽為吾子可也、生喜、捉臂登床、發硃新試、其快可知、既於枕上問女、巧娘何人、曰、鬼也、才色無匹、而時命蹇落、適毛家小郎子、病闌十八歲而不能人、因悒悒不暢、賁恨入冥、生

驚疑三娘亦鬼。女曰：寔告君，妾非鬼狐耳。巧娘獨居無偶，我母子無家，借廬棲止。生大愕。女云：無懼。雖故鬼狐，非相禍者。由此日共談讌，雖知巧娘非人，而心愛其媚好，獨恨自獻無隙。生蘊籍，善謏，頗得巧娘憐。一日，華氏母子將他往，復閉生室中。生悶氣逸室，隔扉呼巧娘。巧娘命婢歷試數鑰，乃得啓。生附耳請間。巧娘遣婢去，生挽就寢榻，俛向之。女戲掬臍，下曰：惜可兒此處闕然。語未竟，觸手盈握。驚曰：何前之渺。

渺而遽、纍然、生笑曰、前羞見客、故縮、今以誚謗難堪、聊作蛙怒耳、遂相綢繆、已而恚曰、今乃知閉戶有因、昔母子流蕩無所、假廬居之、三娘從學刺繡、妾曾不少秘惜、乃妬忌如此、生勸慰之、且以情告、巧娘終啣之、生曰、密之、華姑囑我嚴語、未及已、華姑與三娘忽掩入、二人皇遽方起、華姑瞋目、問誰啓扉、巧娘笑逆、自承、華姑益怒、聒絮不已、巧娘故哂曰、阿姥亦大笑、人是丈夫而巾幘者、何能為、三娘見母與巧娘苦相、

抵意不自安、以一身調停兩間、始各拗怒為喜、巧娘
言雖憤烈、然自是屈意事三娘、但華姑晝夜閑防、兩
情不得自展、眉目含情而已、一日華姑謂生曰、吾兒
姊妹皆已奉事君、念居此非計、君宜歸告父母、早訂
永約、即治裝促生行、二女相向、容顏悲惻、而巧娘尤
不可堪、淚滾、如斷貫珠、殊無已時、華姑排止之、便
曳生出、至門外、則院宇無存、但見荒塚、華姑送至舟
上曰、君行後、老身携兩女子、僦屋於貴邑、倘不忘夙

好。李氏廢園中，可待親迎。生乃歸。時傳父覓子不得，正切焦慮。見子歸，喜出非望。生畧述崖末，兼致華氏之訂。父曰：妖言何足聽信？汝尚能生還者，徒以閹廢故，不然，殆矣。生曰：彼雖異物，情亦猶人。況又慧麗，娶之，亦不為戚黨笑。父不言，但嗤之。生乃退而技癢，不安其分，輒私婢。漸至白晝宣淫，意欲炫聞翁媼。一日，為小婢所窺，奔告母。母不信，薄視之。始駭呼婢研究，盡得其狀，喜極逢人，宣暴以示子，不閤。將論婚於世。